

在漩涡中

〔俄〕皮谢姆斯基著



2512.4
10

在漩涡中

〔俄〕皮谢姆斯基著

陈淑贤 译
张大本

019190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女子学院 0055259

А·Ф·ПИСЕМСКИЙ
В ВОДОВОРОТЕ

据 А·Ф·ПИСЕМ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ГОНЁ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9.) 译出。

封面设计: 秦 龙

在漩涡中

Zai Xuanwo Zh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3}{16}$ 插页 5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700

书号 10208·259

定价 3.40 元



皮谢姆斯基像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2
第三部	392
尾 声	602
译后记	623

第一部

1

下午三点钟左右，在涅瓦大街向阳的一侧，有两个男人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他们头上戴着礼帽，身穿贵重的海狸皮领大衣。两件大衣都是英国上等质地的花呢缝制而成，款式时新，但是一模一样的大衣穿在这两位先生身上，却显得很不相同。一位先生仪表优雅，三十五岁上下，非俄罗斯人长相；看来他非常善于打扮，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没有一处不合适，笔挺、洒脱、整洁，而且他的体态匀称，甚至有些象个时装模特儿。迎面走来一个近卫军官，把手举近金光闪闪的头盔，微微摇动着头，向这位先生问候说：“您好，明格尔男爵！”男爵回答了一句：“日安！^①”略带一点德语味。而男爵的同伴恰恰相反：他的大衣与其说是穿在身上，倒不如说是硬套在身上更恰当些。大衣领子竖了起来，极不服帖，领口上露出了破旧的围巾。这位先生身材颀长，粗手大脚，长得慈眉善目，表情并不显得呆头呆脑。男爵的头

① 原文为法语。

发梳理得油光水滑，脸也刮得很干净，浑身上下无可挑剔；而另一位先生与男爵恰成反衬，他蓄着蓬乱的胡须。总而言之，他的外表酷似一个小农场主，而不象是一位配穿这种昂贵大衣的绅士。然而，尽管男爵努力想使自己举止高雅体面，甚至摆出顾盼自雄的样子，和这位同伴相比，仍不免显出自己是处于某种从属地位。在一家书店门前，高个子的先生突然转身走进书店，男爵也毫不迟疑地尾随他走了进去。高个子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并且按照书单询问。店员把他要购买的书一一交给他。全部书籍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高个子先生随便翻了翻其中的几本，边看边微皱眉头，流露出一不甚满意的神情。

“那么，德文原著可以买得到吗？”他透过眼镜片盯视着店员，用不紧不慢的语气问。

“可以的，”店员回答说。

“请给我找一找这些书，”高个子先生又递过去一份书单，“把这些书送到海军街，巴黎大旅社，格里戈罗夫收，……格里戈罗夫公爵。”他接着补充说了爵位，好象为了更加确切似的。

在这段时间里，男爵时而看上两眼挂在墙上的一幅新地图，时而焦急地望一望自己的同伴，他可能感到十分枯燥乏味，显然他并不喜欢光顾人类知识的宝库。

“您今天是否到您姑父那里去用午饭？①”他们刚一走

① 原文为法语。

出书店男爵便问公爵。

“是的！”格里戈罗夫慢吞吞地回答。

“我也去！①”男爵说得很快。

“好的！②”公爵操着纯正的语调机械地脱口而出，随后他马上又急忙加上了一句：“请来吧！”

不久男爵同他告别，朝一条小街走去。公爵仍旧继续漫步在涅瓦大街上。琳琅满目的高级商店在他眼前闪过，各式马车在街道上往来行驶，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只是当他走到涅瓦大街的尽头时，他好象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似的猛地站住了：一个小女孩用可怜的声调向他和其他过往行人乞求施舍。她全身都冻透了，摇着铃铛。公爵急忙掏出钱夹，顺手抽出一张纸币递给了小女孩：原来这是一张五个银卢布的纸币。小女孩的一双大眼睛愕然地瞪视着他，可是公爵已经转向海军街，很快女孩就望不见他了。后来他回到巴黎大旅社，走进一套宽敞豪华的房间。在这儿，他把那件贵重大衣脱下，胡乱扔在一旁，就象穿的时候一样，一点儿也不经心。他往沙发上一坐，疲倦地闭上眼睛。公爵就这样一直坐到他房间里响起了铃声，原来是书店给他送来了书。他付清了书款，立即读起一本德文原著，他的眼睛里时而流露出读书的快感，时而表现出困惑，好象读过的东西他完全不解其意。公爵就这样读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这时侍者进来通报说：

①② 原文均为法语。

“公爵大人，您叫的马车来了。”

“啊……好的……”公爵拖长声音说，接着懒洋洋地起身，开始换衣服，他已不再穿那件不合身的大衣，而是换上了燕尾服。

此刻格里戈罗夫公爵正乘车到姑父家里去进午餐。格里戈罗夫公爵的姑父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巴赫图洛夫现任二等文官，属于高级官吏。这位老人已年近七旬，两鬓如霜，风度飘逸，长着一张猫儿脸，面带几分奸相，所有的勋章奖章他都不戴，只佩带一个镶着宝石的已故君主^①肖像的勋章。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青年时代曾经受过在当时认为是极好的教育，任职伊始，便青云直上。当然，很难断定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本人具备某种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确实掌握了非同寻常的才干（这是国家栋梁之材所必备的品行）——恰到好处地运用谄媚奉承之术。他想奉承的或是认为必须奉承的人，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是在拍他们的马屁，相反，他们觉得，他所有的话全都是至理名言甚至是苦口之良药。有一次——这说的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刚过六十岁，——在宗教仪式开始之前有人劝他说：“阁下，祈祷仪式尚未开始，您最好请坐……”他亲热地拍着这位说话人的肩膀，大声回答说：“我亲爱的朋友，出自对上帝的无限虔诚，

^① 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

我自幼养成了在教堂里从不就坐的习惯。”……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好象就连上帝的马屁也打算拍上一拍，指望哪怕是在神殿里也要博得上帝的青睐……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三代君王的宠儿^①，在从前那严酷的时代好象是一个两面人：在自家的书房客厅里他是学者和文学家的朋友，讲起话来是一种腔调；而当处理公务时，他变得特别循规蹈矩，所有的法律条款他都能够倒背如流，在这一方面，大家公认他是无与伦比的。而如今呢，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无论在家还是处理公务都完全是一个模样，在家里反而更加守旧。他对一些亲近的朋友常常悄声耳语：“现在真是过分放纵了，太过分了！”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没儿没女，老夫老妻一起住在与他们身分相比颇为朴素的住宅；他喜欢权势，但不喜欢排场。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巴赫图洛娃是格里戈罗夫公爵的亲姑妈，她温和柔顺，慈悲心肠。她宠爱自己的侄子；当侄子在高级中学^②读书时，逢年过节姑妈总是把他接到家里，亲自给他洗手洗脸、梳头、亲吻他、给他吃各种甜食美味，还塞给他一些钱，后来，老太太又一反自己立下的规矩和看法，促成了侄子的早婚，给他娶了一个不太有钱的姑娘。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本人不知为什么不把侄子放在眼里，对侄子过分傲慢；一般来说，他看不起公爵以及公爵的整个家族，他根据自己的妻子作出判断：这个家族缺乏天禀。侄子也同样不知为什么记恨姑父。

① 三代君王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

② 指彼得堡的亚历山大高级中学，一八一一年在皇村创立。

离吃午饭还有半个小时，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正和一位胖墩墩的将军坐在客厅里。那位将军脖子很短，嘴唇肥厚而且往下翻，鼻子是扁平的。这副尊容有些象哈巴狗儿，不过不是长着痴呆充血大眼睛的那种哈巴狗，而是眼窝下陷，灰色小眼睛的哈巴狗；这双眼睛眨动着，看上去很机敏，通人性。和蔼可亲的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也在座，她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盼望她的格里沙快些到来（格里戈罗夫公爵已在彼得堡逗留约一个月了，这给姑妈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一来，我就会好好地看看他，希罕希罕他，他的眼睛和我死去的胞兄的眼睛一模一样。当然，我那哥哥更合乎上流社会的气派。噢，那可是真正的法国摩登派头……”

这时候，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格里沙的风度有些逊色，可他是个学者呀！……哲学家！”老太婆在这一方面得到了自我安慰。此时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正处在不甚满意和不尴不尬的状态，而胖将军差不多已是气急败坏了。有一件事情他正想骗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上当；而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识破了，不肯就范。将军深知，从前在那更为严酷的年代，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断然拒绝他，甚至可能会援引法律条文以满足将军的愿望，而现在……“哼！老狐狸，完全转到另一边去了！……”将军咬牙切齿地思忖着，真想

把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撕成碎片，可现在他还只能坐在那里不满地喘着粗气：对于具有某种气质的人来说，这种状态实在难以忍受！后来仆人进来通报说：

“明格尔男爵到！”

“请他进来！”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说，脸上现出非常高兴的表情。

巴赫图洛娃老太太的慈爱情感正通过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男爵走了进来，他穿着燕尾服，浆硬的衬衣笔挺，更象是时装图本上的模特儿了。他先向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致意，后者把手向他伸过去，多少有点亲昵，但同时又表现出上司通常接待心腹下属时的那种和蔼的神情。

早在学生时代男爵就同格里戈罗夫公爵交上了朋友，通过公爵他又结识了巴赫图洛夫，从学校毕业后男爵立即到巴赫图洛夫手下任职，如今已经成为他们家的一位亲密的常客，依仗这一点，男爵的官运亨通，仕途无可限量。

男爵向胖将军也深深行礼致意，可是将军只勉强地晃了晃脑袋。随后明格尔走到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面前，吻了她的手，坐在了她的身旁。

“您今天见到格里沙了吗？”她亲切地问。

“见到了。他很快就到，”男爵恭敬地回答说。

“是的，他大概会很快来的，”老太太高兴地说。

他们正在谈论着格里戈罗夫公爵，这当儿公爵那魁梧的身躯已经出现在客厅了。他也穿了一身燕尾服，这样一来他显得个子更高了，动作也更笨拙了。他故作亲热地向姑父行了个礼，瞥了一眼将军，没有施礼，而向姑姑微微一笑（他的微笑在这种场合显得特别亲切和真挚）。接着他又对男爵

随便地点了点头，在较远处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的神色立刻变得郁悒而颓然。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急忙忧心忡忡地问他：

“格里沙，你身体好吗？”

“好！”他回答姑母说，沉着脸看着自己的双手。

不久，老将军起身告辞，完全是刻板地向女主人弯了弯自己的腰，然后侧着身子，根本没有转过来，就这样把手伸给了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而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反倒紧紧地握了握将军的手，并且一直把他送到大厅中间。

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送走客人回来之后，仍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看来他非常高兴，终于都是自己人了。

“真有那么一些怪人！”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男爵全身贯注地洗耳恭听。

“您也许略有所闻，”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直接对他说，“一位大名鼎鼎的人士想要把自己的住宅出卖给公家。”

男爵点了点头，表明他知道这件事。

“而这位先生……”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向门口扭了扭头，以目示意，显然他说的这位先生指的就是刚刚离去的将军，“他希望弄到显赫的职位，于是他们之间可能发生了那种称之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①的事情：‘您给我谋得官职，作为报答，我就买下您的房产作我的官府’……怎么样？”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说罢，笑吟吟地盯着男爵，而

① 原文为拉丁语，此处为意译。

男爵马上垂下眼睛，好象此类事件他连听都感到害羞。

“哼，见他的鬼去吧！”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紧蹙着眉头又继续说：“他们愿意就自己干好了，可是他们不！……不这样干！”他甚至尖叫了一声，“今天，这位先生来找我，直截了当地求我投票赞成类似的意图。我说：‘雅科夫·彼得洛维奇！我一贯反对各种各样的官办工厂、官买房产；目前，我们刚刚开始从这一类事情中多少摆脱了一些，我如果投票赞成这样的事，我认为自己是干了违法的事情。’”

“您做得完全正确，”男爵必恭必敬地随声附和着，“不过，估计房屋最终能够买成，这位先生也准能捞到他所追求的官职。”

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耸起了双肩，好一会儿一动也未动。

“很有可能。法国谚语说得好：谁象猫儿那样贪馋，谁就能多捞得一倍！”他说这些话时不无感伤的悲音。

开始这场谈话之后，男爵象是出于无意，在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面前站了起来；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借这个机会移到了侄儿身旁坐下。

“明天就走吗？”她亲热地问。

“明天走，我的姑妈^①。”公爵回答说，头仍低垂着，一脸愁容。

“我真舍不得，我的孩子，非常舍不得和你分别！”老太

① 原文为法语。

太说着，眼里涌出了泪水。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姑妈^①！”公爵回答说；看得出此时此刻他既可怜姑妈，又觉得姑妈的唠叨太乏味。

“开春以后，如果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不带我到国外去，我一定去莫斯科，到你那儿去看看。非去不可！”说完之后，似乎为了在肉体上对侄儿爱抚一番，她把一只干瘦而又满是皱褶的小手放到了公爵青筋裸露、长了许多寒毛的大手上。

“您来吧，”他说，同时尽量轻轻把手从姑妈的手下抽回去。

“我们还是去吃午饭吧！”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大声说。

大家都去用餐了。

当饥饿感初步得到缓解之后，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和男爵又开始说长道短了，话题仍然还是那位将军。

“有位非常熟悉他的人告诉过我，”男爵开口说话时眼睛往下看，一双纤细的手轻轻地触摸着刀和叉的银柄（此时男爵的语调迟疑，可能是因为身居高位的人有时不喜欢职位低的人对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做出不客气的评价），“他这个人并不象平时人们说的那样足智多谋。”

“我不了解他怎么足智多谋！”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立刻作出了尖锐的反应，同时喝了一杯普通的波尔图酒。其

① 原文为法语。

实，他非常清楚将军智谋超人，只不过这位将军是火暴性格，在任何事情面前不退缩，并以此来压服他，所以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很久以来就对他怀恨在心。

“还说到他的全部能耐仅仅在于……”男爵略微大胆些了，接下去说：“在于机械地驱使他的下属，使他们疲于奔命，而他可以说是在下属的尸骸之上营造自己的荣耀。”

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淡然一笑。

“这是有的！……我们有的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无往不宜的达官……按我的看法……”他继续说着，身子往安乐椅背上靠了靠，显然是准备发表一番宏论。“我在不了解一个人的底细之前，宁可长期不任用官员；一旦录用一个人，就不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任意摆布和抛掷的小卒子。”

“阁下，象您这样的上级，那是……”

由于激情满怀，男爵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这时，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也象是比平常更加动感情。

“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上级！”他用一种扬扬得意的语调说。“但是我知道，我所有的下属官员在智能和道德素质方面，在彼得堡显然是首屈一指的……”

“阁下，在您手下效劳……”男爵又开口说话，可还是没有把话说完。

这一次是格里戈罗夫公爵打断了他的话。公爵在用午餐期间面色阴郁，低垂着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终于他象是忍耐不住了，大声说了话，他的声音响彻大厅。

“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宠爱我的上司手下任职!”

男爵和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两人都疑惑不解地望了他一眼。

“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致的:上司必须严格要求下属履行他的职责,而下级必须尽职尽责。”

“通常就是如此呀!……”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反驳说。

“不,并不如此!”公爵涨红着脸继续说:“我们有些长官的心腹履行公务远不如伺候上司的妻子、女儿、情妇那样尽心效力……”

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惊呆了。侄子的话过分尖酸刻薄,因为男爵恰恰曾为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妇效劳,当然这是指纯粹为了私下满足肉体上的需要。男爵陪上司的这位相好的看戏、散步,而且还附带监视她的行动。老太太对此一清二楚,她从心底里宽恕丈夫和男爵。

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赫然而怒,冲着侄子说:

“你说的这些和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他勉强克制自己,说道。

男爵则假装根本没有听懂格里戈罗夫的矛头所指。

“我不是针对你们的谈话,只是说说而已!”公爵眼睛看着自己的盘子说。

“是啊,好一个说说而已!”米哈伊洛·鲍里索维奇嘲笑说。